

《朋友》提醒我，题写“朋友”二字的钱君匋老人驾鹤西去已经整整 15 周年了。

前些日子，深得老人生前喜欢的老人的弟子陈辉为我刻了一方名章，旁款刻“为君匋师友人元沧先生治印”字样。刀味醇厚而静丽，颇得钱老余韵。接印，高兴之余顿生志忑，作为晚辈的我，只有给老人添过麻烦，却失去了当面向他表示感谢的机会。我知道德高望重的老人不在乎这个，但我每每念兹愧感油然。

上世纪 80 年代初，我供职于青年报，曾经为工作上的事请君匋先生来过报社，从此便和他认识了。1998 年五月份，君匋老人正在南昌路家中养病，我

却在这不适当的时候找上门去，请他为我的散文集《朋友》题写书名。

“见你很难，我打了不下 5 个电话。”甫见面，我就不知轻重地说开了。

“近日我身体有情况，闭门谢客，请新闻界同志理解。”老人豁达大度，没有计较我的失礼，反而让我为唐突和冒昧埋单——深深自责。

老人轻轻地捏过我的胳膊，然后移步端坐于椅，铺纸捉笔，一丝不苟地写下了“朋友”二字。转过脸来，笑了笑说：“小兄弟，就这两个字？书名长点没关系呀，我写得动。”事后才知道，早在一年多之前有位省长在上海大厦宴请包括他在内的沪上文艺界 8 位知名人士，先生

小记孩童之淘气生活

秦文君

放暑假了，大人们纷纷发愁，家里淘气如野马，精力无限的孩童，该怎么对付。其实，按小淘气尼古拉里的办法最好：帮小孩和小孩在一起做事，然后结了一起玩。

电影《小淘气尼古拉》有原著，这本书趣味很浓，是写调皮鬼的，小孩的生活像新鲜的苹果，好看诱人，丰富多彩。

小淘气尼古拉和所有的孩童一样，爱自由，爱自我，爱美食，但又冒冒失失，有奇思怪想，他在生活里捣蛋碰壁，仿佛是天然的。

有一天，尼古拉家新买了一个冰箱，尼古拉的爸爸想请朋友来喝加冰块的啤酒，这时小尼古拉的同学亚三来了，他问尼古拉：“怎么才能把你家冰箱里的灯关上呀？”小尼古拉关上冰箱门，可是亚三非要开着门关灯。他们到处找冰箱关灯的开关，但是没有找到，每次一打开门，灯就亮了，他们觉得挺烦人的，最后终于想起冰箱“跟电动火车一样”，他们拔了插头，一打开冰箱门，灯真的不亮了！设计得挺好，他们喃喃自语，自以为聪明，暗自窃喜，多有意思，孩童的自以为是和生活常识是有适度反差的，但他们的出发点也许是善意的。

印象最深的故事是，小淘气尼古拉的爸爸在家设宴，请公司的老板恭希布先生和太太来做客，爸爸和妈妈把家里弄得像要过圣诞节，铺上浆好的白桌布，端上烫着金边的盘子，冰冻龙虾上挤满了美乃滋，爸爸说让小尼古拉不参加聚餐，怕他添乱搅局，但要求小尼古拉穿上外婆送的好看睡袍欢迎老板夫妇，爸爸还对恭希布说“我的孩子一定要看你”。小尼古拉很不解，心酸酸的。其实这种不得为之的事情，成人也心酸，感到无奈，心里像刮着冷冷的风。

小尼古拉的妈妈怀孕了，要生小弟弟了，这下，小尼古拉的朋友堆里像炸开了锅，死党们的危言耸听，让小尼古拉觉得妈妈会不爱自己了，也许会假装去郊游，在途中把他丢在森林中遗弃了。说来也巧，这天，妈妈突然提议要带小尼古拉去郊外散心，这可把尼古拉吓坏啦，淘气的孩童生活是孩子的权利，它最美的主题是珍惜亲人，相信朋友，不想孤独，这样的信念容易阳光普照，那也是人类最初的模样和天性之美。

书里还有一段写到小尼古拉假期里去拜访外婆，他喜欢去外婆家，并不是因为外婆会叫他“亲亲”，而是因为外婆家吃得好，另外，外婆家有母鸡、有兔子、有鸭子、还有树。孩子永远喜欢小动物，喜欢放松的生活。外婆家的小白兔真帅，红红的眼睛，可爱的鼻子还会抽抽呢。尼古拉恳求说：“外婆，请给我一只兔子吧。”“亲亲，”外婆说，“小兔子住惯了这个，在城里是不会过得好的。”小尼古拉不要兔子了，他确实喜欢它们，想要它们，却不忍心它们在城里受罪……

顽童也有迷人的芳香，以赞赏的姿态渲染儿童对世界的解释，才能完成大人和孩童两个世界的平等。那些淘气的孩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毛病，可是不管怎样的孩子，最渴望的还是爱，只要感觉到爱，就会有能量，缺失了爱，就容易迷失。爱存在于孩子的心里，存在于空气，河流，大地之中。

这些都是值得珍惜和欣赏的，特别是当家里的顽皮孩童长大了，不那么让人费心了，变含蓄了，不愿热忱地袒露内心了。这时看见别人家那些忠诚，热情，顽皮，闲不住，不懂装假的小淘气，才感到由衷地眼馋。淘气孩童的清新，清澈和天真，他们对事对人的幼稚、好玩，懵懵懂懂的思维，不仅令人发笑，还让人心里发疼，感觉怎么爱他们都不过分，有点爱不过来似的。



完美黄昏

好好一个黄昏，安静，凉爽，晴朗，我家楼下的小马路上有人牵着一只狗走过，四周安静，能听到那条大狗的爪子刨在街砖上，琮琮地碎碎响。那个人突然蹲下来，在人行道上擦了起来，然后，将纸包卷起来，松松握在手里。这个人在为她家出产的狗屎负责。那人让我觉得，这正是个十全十美的黄昏。

就严遵医嘱而未出席。

见他精神还好，我把打算写于新书扉页上的题记念给他听：“朋友，是一种渗透，一种信任，是一种承诺，一种珍重，在下雨的日子，为你打伞，在远航的岁月，灯下牵怀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。”老人听了喜形于色，说，“有这样的念想很好，让我也加入你朋友的行列吧！”

此情此景，历历在目。是时，他已九十有二高龄。

一位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以“钱封面”名扬天下、由此多次得到鲁迅赞扬的书籍装帧大家；一位为当年

（1927 年）从成都家里“逃”来上海的李芾甘（后易名巴金）提供资助，日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的贤哲长者；一位著述等身，艺涉新诗、散文、音乐、书法、篆刻、绘画、教育、出版、收藏等诸多领域的著名艺术家、出版家，是这样的没有架子，和蔼可亲，乐于扶掖后生，使我深受感动。

书稿付梓前夕，正当我准备撰写后记的当儿，有朋友来到办公室，贴在我耳边细声相告：钱君匋先生与世长辞了。听罢，我半晌无语，悲情扼住了所有想说的话。我答应过老人，一俟《朋友》出版，第一本就捧赠于他。而今，封面题字还散发着墨香，先生却不在了，叫我心中好不怅然！

这是一首题为《日本人》的诗：“日本人有多么彬彬有礼；他总是说，‘请原谅，对不起’。他爬进了邻居的花园，他微笑着说，‘我请你多多包涵’；他鞠躬，很友善的咧嘴一笑，把他一群饥饿的家人招来了；他咧嘴笑，然后友善的鞠躬；真抱歉，现在这是我的园庭。”

此诗的作者是美国著名诙谐诗人那施，译者是我国当代文学大家梁实秋。这首诗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在我国流传了，可是今天读起来，仍然觉得新鲜。难道诗的作者和译者料事如神，竟然为日本当局眼下演出的这出对我国固有领土

记得请老人题写书名时，我还向他请教如何写作散文。他轻声谦虚地说：“这个我不精通。但我想，散文就是要散，不能拘谨，要放得开，让人感到很随意，但又不要啰嗦；散文必须是文，要有章法有文采，让人家读着是一种享受。”停了片刻，接着说：“格调不能低，要有思想有品位，任何文艺作品恐怕都有这个问题。”钱老脱口而出，似乎不大经心，却句句在理，让我获益匪浅。啊，谁能停止光阴荏苒，转眼我也已步入晚年，而他叮嘱的话我没有完全做到，尽管已经尽力，只能乞

先生宽待了。后来，我专程去浙江他的祖籍地海宁拜谒先生的陵墓，并参观了他的纪念馆，不忘揣上《朋友》——这是先生生前题写书名的最后一本书。

先生暮年有过刻一方《大自在》章的心思，因眼力不济而未能施行。这件事终于在先生的高足陈辉手中出色完成了。《大自在》章（四侧刻《心经》全文）堪称金石杰作，已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收藏，进入该馆的当代我国治印者迄今为止只有他一人。钱老若能视听，当含笑于九泉。看到书橱里的《朋友》，我想应该从心底掏点文字敬献给我永远忘不了

钓鱼岛，实行“国有化”闹剧埋下了伏笔？我以为，正确答案应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诗人那施亲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，梁实秋先生更是饱尝了八年抗日战争的磨难对日本当局侵略成性、贪婪无厌的禀性，均有着深刻体验和切肤之痛，所以才

禀性难移

侯尔楼能毫发毕现、入木三分地勾勒出此辈的嘴脸。我国古语云：“江山易改，禀性难移。”时至今日，日本当局不是依然走着复活军国主义的老路么？那么，这首诗就依然具备着镜鉴的功能。难怪前人有云：“诗文随世运，无日不趋新”了。

在每年夏日的骄阳中，上海书展总是为追求美好思想境界的人们，喷发出火亮耀耀的精神光彩。而全国所有的出版社，所有图书的责任编辑，都以能够有自己所花心血编辑的图书，在上海书展成为夺人眼球的“书展红人和热点书籍”引为荣耀。

早在 2005 年冬天，我在刘心武的京城郊区温榆斋书房与他聊天时，就知道他正在撰写自己的文学人生回忆录，他让我在电脑上看了几篇文章，我立即被这些浸透人格底色、传递文字灵魂的篇章所吸引，这些具有掀动情感波澜、探究命运诡谲、具有丰厚历史纵深感 and 广阔文化视野的文字，能够让读者和文学研究者更深切、完整地理解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代，思索和明了人生的诸多“情感之结”，点点滴滴，都饱含着心武先生对于人类历史的感悟和理解，也包含着对于中国 20 世纪命运的新的理解，是少见难得、不可

“连环画”死了吗？现在可以回答说：没有！还活着！由徐家汇街道组织，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“连环画系列丛书”首批六本《画说徐家汇》，在 2013 年上海书展面市。这六本连环画包括了《徐家汇》《土山湾》《百代小楼》《光影徐汇》《徐光启传说》和《马相伯故事》，平装之外，还有精装纪念本。读者去书展的话，可以找一找摊位，看一看这几本连环画的故事、体裁、画风、笔触，有没有上海滩“小人书”的踪影？是不是百年以来“老海派”的遗风？读者当然会有自己的判断，但我们要说：这一套连环画是有传承的，还是不错的。

大凡 40 岁以上的读者，都有童年看“小人书”的经历。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……我们这几代人，都是先翻“小人书”，再看“四大名著”。连环画，租一套三五分钱，蹲在地上看，就是我们那几代人的电视、卡通、游戏和电玩，陪伴了青少年，也启蒙了一生的知识、阅历和情感。曾以为连环画男小团看得多，后来翻到张爱玲的《流言集》，其中的《更衣记》、《到底是上海人》有张小姐画的插图，活脱脱就是连环画中的人物样子。可以知道，上海女小团也是看的，不单看，还试着自己画。还有，“小人书”其实不止小人看，大人、老人都看的，就像“童话”不只是儿童的话，成年人也爱童话，这个就不用说了。

问题是，现在已经很少人看连环画了，就像“中国人现在不写信”一样。在“小人书”的诞生地、大本营——上海，差不多濒临灭绝，这是令人痛惜的事情。近年来，徐汇区文化局决心继承连环画事业，为上海连环画申请到了市级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第一批《画说徐家汇》六本，就是他们背地推送，和徐家汇街道一起出手拯救连环画的初步行动。这套连环画，说的是徐家汇。“徐光启”是“徐家”的老祖宗，“马相伯”是从徐家汇走来的“百年之子”；“土山湾”是上海和中国近代工艺、美术的发源地，“百代小楼”和“光影徐汇”说的是在中国和亚洲极度辉煌的唱片、电影事业。这些上海文化之最，都集中在徐家汇地区，非常神奇，值得纪念。但是，“徐家汇”和“连环画”一样，也差不多要淹没在各种各样的“广场”、“中心”和“商厦”堆里了。徐汇区的文化工作者共同“打捞徐家汇”、“激活土山湾”，这



项活动令人兴奋。更令人兴奋的是，主事者还认为：要用“海派”的方式纪念上海文化，画连环画，说徐家汇，所以就有了这套《画说徐家汇》。

将近二十年前，我的老师朱维铮带我们编辑了《马相伯集》。前几年，又和朱老师一起主编了《徐光启全集》。做文献整理的，本不擅长画面构造。文化局和街道的主事人，请到上海最后一代连环画家徐亦君、桑麟康等，也请我们来出主意、提意见。创作者们埋头苦干，精益求精，编写了剧本以后，精心构思，反复修改，品味老上海的场景和神韵，把徐光启和马相伯，还有徐家汇的种种，一一画出来，活灵活现。有一幅画面，话说 1911 年飞机刚刚发明，法国冒险家环洛（Vallon）试飞到上海，出了故障，土山湾的工艺师帮他修复。初稿画了一架老旧飞机，是螺旋桨式的。会诊时一眼发觉，应该是双翼式的。调整之后，一下子就对头了。诸如此类的修改，不计其数，连环画因此就有了“古早味”。

作为《徐光启全集》和《马相伯集》的编者，我感谢这套连环画的画家、编者和编辑。他们把书中枯燥的文字，变成了生动的画面。徐光启、马相伯，还有徐家汇、土山湾就活过来了，走到了我们中间。字里行间的抽象场景，一跃入画框，成了掌上珍玩，何不是件雅事？《三国志》是正史，《三国演义》是说书，《三国演义》就是连环画、小人书，“文化文化”，就是这样一步步推一步，文字煮，文火炖，慢慢“化”出来的。只要创作认真，想象合理，发挥得当，学者的文字，变成了“小人书”，没有什么掉价的，反而是感激不尽的。感谢画家和创作者们努力，为徐汇区民、上海市民延续城市文化文脉，也保存了一份连环画遗产。

最后要说的是，单单徐家汇一家，救不了“连环画”这个画种。如今数字化的电玩时代，连环画不可能卷土重来，匹敌游戏机房，再次普及成“小人书”。但是，正因为如此“过时”、“老旧”，今天的连环画倒是可以登堂入室，成为某种“经典”艺术，为有品位、能欣赏的高雅人士的珍藏。“小人书”，这个诞生于上海，为好几代上海人，也为多多少少中国人所酷爱的艺术种类，还要生存下去。这，要靠大家的努力。

项活动令人兴奋。更令人兴奋的是，主事者还认为：要用“海派”的方式纪念上海文化，画连环画，说徐家汇，所以就有了这套《画说徐家汇》。

将近二十年前，我的老师朱维铮带我们编辑了《马相伯集》。前几年，又和朱老师一起主编了《徐光启全集》。做文献整理的，本不擅长画面构造。文化局和街道的主事人，请到上海最后一代连环画家徐亦君、桑麟康等，也请我们来出主意、提意见。创作者们埋头苦干，精益求精，编写了剧本以后，精心构思，反复修改，品味老上海的场景和神韵，把徐光启和马相伯，还有徐家汇的种种，一一画出来，活灵活现。有一幅画面，话说 1911 年飞机刚刚发明，法国冒险家环洛（Vallon）试飞到上海，出了故障，土山湾的工艺师帮他修复。初稿画了一架老旧飞机，是螺旋桨式的。会诊时一眼发觉，应该是双翼式的。调整之后，一下子就对头了。诸如此类的修改，不计其数，连环画因此就有了“古早味”。

作为《徐光启全集》和《马相伯集》的编者，我感谢这套连环画的画家、编者和编辑。他们把书中枯燥的文字，变成了生动的画面。徐光启、马相伯，还有徐家汇、土山湾就活过来了，走到了我们中间。字里行间的抽象场景，一跃入画框，成了掌上珍玩，何不是件雅事？《三国志》是正史，《三国演义》是说书，《三国演义》就是连环画、小人书，“文化文化”，就是这样一步步推一步，文字煮，文火炖，慢慢“化”出来的。只要创作认真，想象合理，发挥得当，学者的文字，变成了“小人书”，没有什么掉价的，反而是感激不尽的。感谢画家和创作者们努力，为徐汇区民、上海市民延续城市文化文脉，也保存了一份连环画遗产。

最后要说的是，单单徐家汇一家，救不了“连环画”这个画种。如今数字化的电玩时代，连环画不可能卷土重来，匹敌游戏机房，再次普及成“小人书”。但是，正因为如此“过时”、“老旧”，今天的连环画倒是可以登堂入室，成为某种“经典”艺术，为有品位、能欣赏的高雅人士的珍藏。“小人书”，这个诞生于上海，为好几代上海人，也为多多少少中国人所酷爱的艺术种类，还要生存下去。这，要靠大家的努力。



书法 史湧华

书里有画》的出版筹划之中。

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2010 年 8 月 14 日上午 10 点，第七届上海书展的中央大厅，刘心武为他刚出版的新著做签售活动，翘首以盼的读者早就在现场排起了购书签名的“长龙”，甚有拿来全部刘心武著作的“刘迷”，请作家逐一签名以作珍贵收藏。下午 2:30，刘心武在上海图书馆的“上海书展讲坛”，作“文学之路，人生启悟”的演讲，现场不仅座无虚席，更有站着和席地而坐的听众，媒体更是“长枪短炮”地采访，其场面之红火感人，当属历届上海书展之少见。

我与《命中相遇——刘心武话里有画》相关的所有组稿、编稿、宣传策划、现场签售和演讲活动等，都因为有了上海书展这个大舞台，才发出了最为亮彩的光芒。我与上海书展

明刊《从参展者到参观者》。

我与上海书展